

孕育了尼雅文化精绝古国的尼雅河，刚刚挣脱昆仑山的禁锢，带着浑身鲁莽劲，放任地奔流，欲天高地冲出一条阔不见边的河床。

西域古城寻访记（中）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二十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环行塔里木盆地，寻访西域古城，我分两步实施。第一步，循着315国道向东，在盆地的南侧，一路经过疏勒、英吉沙、莎车、泽普、叶城、皮山、墨玉、和田、策勒、于田、民丰、且末、若羌，然后出新疆进入青海；第二步，则从民丰向北，进入沙漠公路，经轮台、库尔勒、和硕、托克逊、吐鲁番、哈密，然后出新疆进入甘肃。

两次我都与楼兰古城擦肩而过。因为是名噪一时的神秘古国遗址，加之附近是敏感的军事管制区，进入楼兰古城，必须事先获取文物部门批准，缴纳3000元资源保护费，再花500元购门票。所

以，我就把探访楼兰古城的地点，放在了若羌县楼兰博物馆。这座以楼兰文化为

主题的博物馆，集中展示楼兰古城、米兰遗址、小河墓地出土的历史文物和人文资

源，是一条走入神秘王国的捷径。

虽与楼兰古城擦肩而过，却与米兰

遗址近距离张望。那是在前往花土沟的途中，快到出新疆了，忽然发现一块路牌，指示通向米兰古城遗址，一想，去看看吧，来也来了。

顺着路牌指示的方向，走着走着就没了路。周边是大片枣树林，枝头挂着沉甸甸的即将成熟的小红枣，正好一位面容姣美的青年女子从一所瓦房里出来，便上前问路。这位女子是甘肃人，一家三口来此承包种植枣园，在她的指引下，沿着她家门前田埂，穿过一片芦苇丛，拐了一个弯，就看到米兰遗址入口。

看门的是一位汉族女人，姓高。她说她看大门已有19年，有幸参加过2013年古城发掘工作，亲眼见到那些丝

绸帛书以及生活用品的出土过程。“这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事”，女人黝黑的脸上

闪现幸福的光，用强调的语气说。

高姓女很健谈，还很有忧患意识。她告诉我，米兰遗址保存的地面遗存，要远远多过楼兰古城。要进入遗址，需要去博物馆申请，缴纳300元门票费，尽管如此，每天还是有七八十人进遗址参观，毕竟这里是排名第三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（我怀疑她把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误认为排名第三了）。去年，县里已经向国家申请遗址开放，定名为米兰古城遗址公园，门票不超过100元，到时候，来游览的人一定很多。不过，作为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，米兰古城还是要以保护为主。现在的地面遗存比起19年前，已经风化很多，自然损毁再加上人为破坏，好为它们担心。

正说着，三辆越野车扬起一路烟尘，从里面驶出来，炫耀地在我们面前稍稍减速，又扬尘而去。也许高姓女怜我是大老远的携带女儿、外孙而来，同意我在大门里，对着几座微微隆起的沙包拍照片，说那是古墓，而那些引起轰动的佛塔、城堡、建筑群、水利工程设施，还在几公里以外呢。

离开若羌，经过阿尔金山脉，进入青海，那就另有一番风味。

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有两条，一条是从阿克苏到和田，一条从民丰到轮台。我选择第二条，即从和田地区民丰县到巴音郭楞州轮台县，全长522公里。

沙漠公路南端民丰路段，是尼雅河

漫漫区。孕育了尼雅文化精绝古国的尼

雅河，刚刚挣脱昆仑山的禁锢，带着浑身

鲁莽劲，放任地奔流，铺天盖地地冲出一

条阔不见边的河床。河床上芦苇丛生，

鸿雁栖飞，胡杨婆娑，生机盎然，是我见

过的最美的河流湿地之一。公路时不时

地有被河水冲断的路面，汽车得小心地

绕行或趟水而过。我心驰神往的精绝古

城藏在大漠深处，尼雅河曾是缠绕古

城的腰带，今天，尼雅河再也走不到那么远了，所以，精绝古城变成一片废墟。

在流动的沙漠里修公路，绝对是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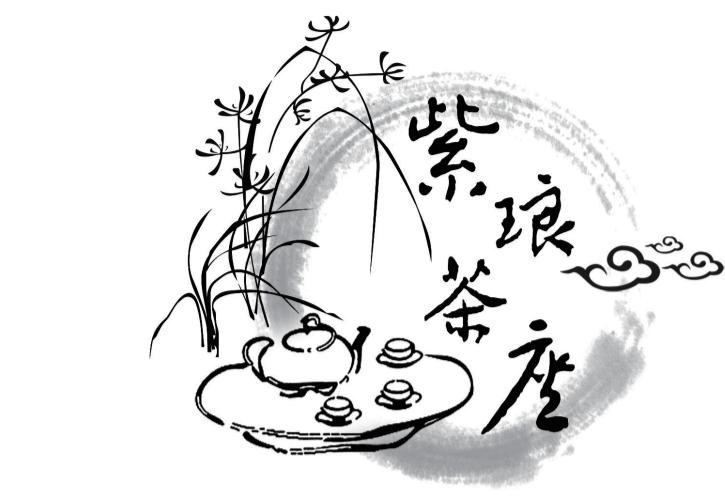
界筑路史上开先河之举。公路低于沙丘，但路面平坦如镜，不积黄沙，汽车顺畅奔驰，一路高歌猛进。公路两侧用芦苇网格固沙，人工种植红柳、梭梭、沙枣等耐旱灌木植物，形成长达500多公里的绿色长廊。公路两侧，每隔几公里就有一座红色坡顶房，很好奇怎么建这么多旅社驿站，待进去一看，却是提水灌溉站，一般由夫妻俩负责照看植物，顺便为沙漠骑行者、徒步者提供打尖、歇脚的方便。

我们中午11点进入沙漠公路，不急着赶路，一路走一路看，优哉游哉。忽然，在一道班处，一个浑身油膩的汉子拦住我们车，用听不懂的语言朝我说着什么，接着，转身从房子里拎出一只同样油膩腻的蛇皮口袋，一边打手势，一边直接拉车门往里塞。搞了半天，才明白，是托我将口袋捎到前面二十公里的工地，口袋里是一只刚宰杀的羊，前方工地等着熬汤。当我把蛇皮袋捎到时，看着烈日下挥汗如雨的护路工，心里除了敬意，就是感谢。

塔里木盆地正中央是塔中油田，从这里继续往北通往轮台，斜向身后东南就折返到且末。塔中有加油站、商店、餐馆，甚至还有旅店，原以为，这里物价不便宜，没料想，一盘面条才20元，而且盘大量足。要知道，这里可是塔格拉玛干沙漠中心，什么都得靠从外面运进来啊！站在马路中央，环顾四周，温度超过40度，汗还来不及冒出来就被烤干了。忽然觉得，这里很适合拍摄现代版《新龙门客栈》。

过了塔中，就是另一番景象。风沙猛烈，黄沙遮天，公路能见度极差。应该是塔里木河流域了吧，可河床里看不到一滴水。成片成片的胡杨死去，犹自以奇特的姿态倔强地站着，在昏暗的太阳、迷眼的黄沙和影影绰绰之中，呈现凄迷景象。我知道，凄迷不属于胡杨，胡杨的性格坚韧、顽强，那罡烈的风、如烤箱一样的空气、扑打脸上生疼的黄沙，让人深切地感受到胡杨生长环境的恶劣，更让人惊叹沙漠公路的忍受力和护路工人的艰辛。

在流动的沙漠里修公路，绝对是世



人对微小的差错和不对劲不去在意，不做纠正，久之，便逐渐能忍受大的差错和不对劲，甚至不以为错了。

关于面包的反思

□维愚

音乐私语

很久之前，不记得在哪处吃过一款极香的吐司，面包中几乎是最基本的款式，味道好与不好，却是吃得出的。那款面包没有加什么甜味，是质朴的小麦本身的香味，反而带着奇妙的吸引力，外皮比寻常店里的颜色深一些，有种充分烘焙过的诱人色泽，里头极其喧软，几乎没什么孔，组织很密，却一点不板实噎人，反倒湿润绵密，真是完美极了的吐司。

可是本地找不到好吃的吐司面包，我四处找过了，包括最有名的面包房，都找不到那样的工艺了，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。

没有好面包或许意味着没有讲究面粉，没有好面粉大概率是因为找不到顶级优质的小麦——麦子和人一样，都觉得大家差不多过得去了，差不多的味道，差不多的口碑。找不到顶级小麦又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做面粉的人懒得找，还是的确没有，的确定不出？这个问题，就有点不便再往下说了。

也或许是是没有好的奶油和黄油，总之，没有好牛奶。利乐包的牛奶自然比不过新鲜的牛奶，即使前者是漂洋过海而来的。新鲜的东西永远最近簇拥，对人对物都如此，“小鲜肉”带着新鲜水果的甜味，总有人会原谅他的这一切言行，而老了的“小鲜肉”则不成。同样一句话，由前者说出来和由后者说出来，反响是大不相同的。明日黄花，隔夜牛奶，大抵如此。

那么用新鲜的牛奶可以吗？不，

要提防！谨防那牛奶掺了水，但如果家家都往牛奶里掺水，那唯一一个不愿掺水的，为了不做异类，不被同行暗讽或者亏本饿死，便也不得不掺点水了。生产厂商们或许会辩解，说是奶牛产不出那样好的奶，那么大概和小麦的问题同属一类了。人总不能无耻到让小麦和奶牛来替自己承担过错。

我不知酵母是否也分优劣，或许在这世道下，连菌种都不得不分个三六九等，才能维持秩序……我们暂且不论这点。

好的原料都有了，唯缺合适的面包师傅，这种情况也不无可能。我当然不相信全城都找不出一个技术娴熟的面包师傅，即使真如此，我也并不太担心，技术总是可以慢慢学，慢慢练的。

对师傅来说，面包仅是每天都必须面对的一样差事，温度、湿度、醒发的程度，控制在一个最合规范的程度，便可长舒一口气了，这一点本没有错，我自己做事也务以“合规范”为第一要务，并不多么精益求精。但是师傅吃得出好面包与差面包的区别么？对他来说，好面包与次一级的面包间的微妙差距，是可察觉的，且值得在意的，还是难以察觉，或不值得一提的呢？这一点至关重要。人对微小的差错和不对劲不去在意，不做纠正，久之，便逐渐能忍受大的差错和不对劲，甚至不以为错了。

当然，还有最可怕的一种情况，就是师傅没人吃过最好吃，远胜规范程度的面包，大家都只吃过标准作业下做出的味道，那么就永远都不可能有真正的“好味道”诞生了。

没有好吃的面包，小麦、牛奶甚至坚果，以及面包师傅，没有谁该独自承担责任，很多时候，是大家都有错的。

这种从无到有的神奇力量，这种春回大地之后草木自然萌发、生长的生命力，让我不禁感动。

春来草自青

□江徐

坐看苔苔

记得台湾电影《一一》中，婷婷的盆栽一直不开花，老师告诉她，那是因照顾过度。

我有一盆风雨花，去年整个花期，它只不过意思意思地开了一朵。因为心有期许，所以格外在意，对它同样是给予过度照顾。结果适得其反，生命力很旺，适应性很强的风雨花活活被我养死了，呜呼哀哉。

风雨花的花果没扔，仍留盆中。今年初春，在盆里播了一把陈芝麻烂谷子的花籽。之后又开始日日期盼。

嫩芽以雨后春笋般的态势破土而出。起初，我以为是播种下去的茑萝，但很快知晓，它们是我从河边挖土时暗藏这片方寸之地，或者不知从何处飞来又扎根的野草——一棵菟丝草、两棵水花生、十三棵灰灰菜。迷你自带地，亦有大乾坤。

更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，之前已成枯槁的风雨花，竟然在某个早晨，从泥土里冒出些微绿意。虽然只有一点点，然而已经足够了。一点点变成一寸，一寸变成两寸，两寸变成一拃，一拃变成现在的—尺。

这种从无到有的神奇力量，这种春回大地之后草木自然萌发、生长的生命力，让我不禁感动，觉得不可思议。三四棵起死回生的风雨花，让我想到“春来草自青”。

之前翻看《五灯会元》，读到禅门公案中夹杂的佛偈禅诗。有一则说的是，僧徒心有疑惑，请教佛凭什么成佛，也就是说佛性的根本是什么。西川灵宴禅师回答：“出处不干佛，春来草自青。”自然万物，都是真实，山即是山，水即是水。生活的表面便是本质，生活本身便是其意义。

无独有偶，宋代云峰文悦禅师在

一首诗，其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千峰消雪，万木自回春。谷暖泉声远，林幽鸟语新。”他开导对生命中那些形而上问题冥思苦想的人，不要枯坐室内一味追问，不要执著于问题本身，站起身来，走出门去，抬头看看天地自然的美景吧，那里，或许有峰回路转的启示——千峰万壑，积雪消融，大地生暖，万木回春。谷泉叮咚，自由自在地流向远方，深林幽静，鸟雀在其中欢快啼鸣。

“春来草自青”“万木自回春”，这个不可忽视的“自”字，凸现了大自然内蕴的生机。这份能够让草自青、春自回的生机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最近看禅学大师铃木大拙的《禅与心理分析》，他在书中恰恰提到生命意志这一概念。他说：“含藏着人类生存整体的东西，不是一件属于智性的事，而是就最初始的字义来说，属于意志的事。”

这份天然存有的、属于天地万物的意志，是存在于一切存在物的根基中的原理。依循这观点，我想着，“江流天地外，山色有无中”，源于山与水的意志；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，源于飞鸟的意志；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”，源于竹桃与鸭子的意志；“星沉海底当窗见，雨过河源隔座看”，源于星空与雨水的意志；“青青河边草，岁岁枯荣”，源于青草与情人的意志……万事万物的持存与散灭，参差百态的生命的不断演变，无不源于它们本身内蕴的意志。而这意志，是佛陀的无、老子的道、王阳明的心。

从住处去菜场，会路过一片草地。去年春天，看到那里开了深红浅粉的石竹，千娇百媚，煞是可爱。今年初春，再从那里过，并未见到，以为它们未能挨过严冬，也可能被铲除。不曾想，春风吹吹，春雨润润，它们又兀自开放，似乎比之前更加鲜艳。美，固然令人赏心悦目，真正打动我的，并非色空不二的美的表象，而是表象背后催生美的力量。

春去夏至，窗台上的那盆风雨花，一枝独秀也好，花开两朵也好，或者三五七七八朵，它自有安排，便都是极好的。

乡下人喊着身边的藜，就跟唤着家里名叫二狗和三猫的细小伙一般。也有叫它胭脂菜、鹤顶草的。不过，这样叫是不对的。

藜

□低眉

草木物语

和薇一样，藜也是一种有气节的植物。据说，它救过孔子的命。那时候，藜还不叫藜，而叫藜藿。没有食物的时候，他们把这种叫藜藿的野菜煮成汤羹，弟子们有的大声抱怨，有的暗自垂泪。孔子却欣然吃下藜藿汤，还说往昔尧帝也吃藜藿汤，不影响那是一个盛世。喝了藜藿汤，这一群礼义仁信的祖宗终于挨到楚兵解围的那一刻。从此，藜就成了传说中的植物。它劳苦功高，大名在外。

当然，这是一个传说。你也可以拿它当笑话来听。藜是不会介意这些事情的，它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和哲学，只是人类不懂而已。

藜的滋味寡淡，不好吃。即便是在彼时，这野菜也只有贫困下贱之人才会采食。“布衾不周体，藜藿才充腹。”衣食不周的人，只有吃藜。相比于藜藿的低贱，精美的肉类和粮食则称为膏粱。古人将“藜藿”与“膏粱”作为一对反义词，分别指代贫贱与富贵。所以杜甫写了“振我粗席尘，愧客茹藜羹”的句子，来表达自己对于穷困的愧意。瞧瞧他们家！坐着坐的粗席，吃是吃的藜羹。“哎呀，穷死了呀，羞死人了，简直了！”杜甫捂着脸，难为情地说。

就跟这个有关？

我从来都没吃过灰条。据说它也是可以吃的。洗净蒸着吃，或者用来凉拌。所以有的地方叫它灰菜。吃灰菜可以清热解毒。最好是先把它放在开水中焯一下，清水浸泡，常换水，把苦味去掉。

灰菜含有光敏物质。假如一个人吃了很多的灰菜，然后又作死不知躲避阳光，那么浮肿、瘀斑、水泡就会在他的皮肤上降临。这是一种叫日光性皮肤炎的病，严重的时候会发血疱，使人性命殆危。同类的野菜，还有比如野苜蓿、紫云英、萝卜叶、槐花。当然，也不是每次吃了都会发病，就看食用者的个体状况了。

灰菜也开一点点的小花，绿色的。多朵聚集而生，好多花蕾聚在一起，像小宝塔。我们都不大注意的。据《救荒本草》说，它种子成熟后，可以采实，磨粉，做饼，蒸食。“采子捣为米。”这是很多野菜救荒的方式。有的还可以煮饭、榨油。

大叶紫心灰菜和红叶灰菜，不能吃，有毒。有毒的灰菜，也有人叫它们胭脂菜、鹤顶草。

只有藜，安于做食物的命运。被喂饱了的人类，转眼就忘却了它的恩情。他们在藜的身上冠以杂和野的名姓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藜不会说话，依然活得兴致勃勃。田间地头，坡上沟壑，甚至城市荒僻幽落的瓦砾堆上，每一个见缝插针的地方，都有它们密集丛生的身影。